



一篇新闻报道 让他与微雕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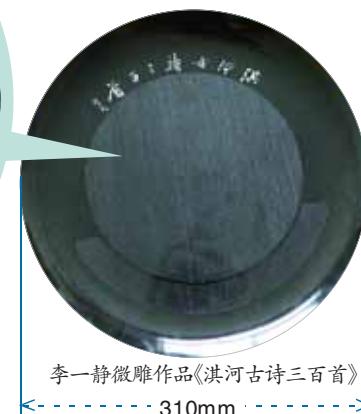
李一静

1984年,年仅22岁的李一静在翻看报纸时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的是国内有人能在各种器皿上雕刻出极小的文字。李一静看后马上对这种微雕艺术产生了兴趣,他开始四处搜集关于微雕的相关资料,之后又辗转联系到这位微雕艺术家并专程前往北京,欣赏他的作品。

在上世纪80年代,要得到创作微雕的专用工具,相当有难度。李一静见到这位微雕艺术家后,数次恳求才从他那里买到一把用于微雕的刻刀。工具有了,也有几年来微雕专业知识的积累,又有从其他微雕艺术家那里学到的经验,李一静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微雕创作。

“瓷器是中国传统工艺的精髓,本身就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瓷器上搞微雕创作,把两种咱中国的传统艺术结合起来更有意义。”李一静说。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中学课本中的《核舟记》一文,让许多学生为王叔远在桃核上雕刻苏东坡泛游赤壁的微雕手艺叹为观止。我市李一静的微雕技艺同样了不起,他在直径为310毫米的瓷盘上刻下了《淇河古诗三百首》,加上前言,共27964字。



李一静微雕作品《淇河古诗三百首》

310mm

明有奇巧人王叔远,今有奇巧人李一静—— 能在普通瓷盘上刻下2.8万字

□晨报记者 苗苗 朱向阳 / 文 朱向阳 / 图

一个刻有犀牛图案的瓷盘,1998年开始制作,一直到2008年才完成。“因为精力和灵感的原因,中间断断续续,刻刻停停持续了很久。做微雕,即使细小的错误也是不可逆的,只有状态最好的时候才能下刀工作。”李一静说。

愿意将微雕手艺 传承下去

生在鹤壁、长在鹤壁的李一静深深爱着这片养育他的土地,迷恋书画的他对鹤壁文化情有独钟。目前他已经设计出一幅草图,计划把鹤壁的淇河、云梦山、大伾山等名山秀水融入作品中,通过微雕的形式展现给更多人。

“按照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可能再有两年就无法从事微雕工作了。”现在53岁的李一静和人交谈时总是眯着眼睛,这是常年搞微雕创作留下的后遗症,并且由于长时间伏案创作,腰经常酸痛。

“我正在努力地寻找好的苗子,寻找真正能沉下心的孩子。”李一静说,在他这儿不存在什么技不外传的说法,他希望找到真正愿意从事微雕创作的人,将自己的微雕手艺传承下去。

在一个瓷盘上刻下2.8万字

在练手阶段,李一静在自家瓷碗、瓷碟和白酒瓷瓶上刻字,可创作微雕远比想象中困难。刚开始他刻不出非常微小的字,可困难架不住苦练,一个月不行就练一年,一年不行就练五年,五年不行再练五年。

十年磨一剑,经过十年的反复揣摩、刻苦练习,李一静刻出的字从长宽约5毫米缩小到3毫米,最后缩小至1毫米。

李一静介绍,在瓷器上进行刻

字,不仅单字结构要整齐平整、长短适度、疏密均衡,在整体布局上还需要呈现出错综变化、起伏跌宕的特点。若是用行书体还要字字连贯、游丝牵引,保持行气欹正呼应、血脉畅通。

2013年,李一静的瓷盘微雕作品《淇河古诗三百首》荣获河南省首届陶瓷艺术大赛金奖。该作品全文共27964字,刻在一个直径为310毫米的瓷盘上,平均每个字仅1平方毫米大小。

完成一件作品短则半月,长则数年

一个有名气的微雕艺术家,一件作品岂不是可以卖很多钱?可李一静偏偏很执拗,自入行至今的20年里,只有两件作品转让给了别人,其他作品都自己保留着。曾有人出高价欲购买他的一件作品,被他婉言拒绝了。他把自己的这些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一件件都细心保存着。

“每一件作品做起来都不容易,

都需要投入不少心血。”李一静说,在着手雕刻一件作品前,需要做好选题材、找合适瓷器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要找角度、做标记,对已有素材进行再三调整后,才可以正式下手。雕刻时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感觉,感觉到了刻起来才非常顺手。

通常,完成一件作品短则半个月,长则数年。在李一静的作品中,有

48岁的张希叶

曾一人照顾七八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晨报记者 李丹丹 靳丽娜 / 文 李丹丹 / 图

从保姆到养老院院长,今年48岁的张希叶改变的只是身份,不变的是她的能干和任劳任怨。最多时她一个人照顾七八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最苦时她一天24小时连轴转;最脏时她常为老人掏屎、洗尿垫儿……在她的心里,她只是个普通人,一个愿为老人们营造一个幸福之家的人。

原是一位 八旬老人的保姆

13年前,35岁的张希叶咋也想不到自己会走上这条路,还走得这么远。当时她只是淇滨区大赉店镇翟村的一名普通农妇,为了赚钱养家,她来到山城区一家私立幼儿园当起了生活老师。

跟她一起出来打工的还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幼儿园隔壁的住户家里做保姆,帮雇主照顾一位八旬老人。“我下班后经常去找我朋友玩儿,看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帮忙搭把手。”张希叶说。

后来,张希叶的朋友嫌这活儿太累太脏辞职不干了,张希叶却觉得照顾老人的活儿很有意思,便主动揽下了这个“差事”。

这个雇主就是如今张希叶的合作伙伴张建设。张建设回忆起张希叶照顾他母亲的那段时间,说:“以前的保姆都只在白天上班,晚上我下班后还要从淇滨区赶回来照顾母亲。张希叶是24小时上班,工资也不多要,照顾老人比我这亲生儿子还周到,能干又能吃苦,真让人感动!”



张希叶(左二)与养老院的部分老人

成立养老院照顾老人

“照顾一个老人是照顾,照顾两个、三个也是照顾,为何不多照顾几个老人多赚点儿钱呢?”帮张建设照顾他老母亲两三个月后,在张建设的提议下,张希叶有了新想法:成立一家养老院。

于是他们就以张建设母亲所住的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为“根据地”,里边摆下三张床,夜间趁着张建设的母亲睡着时,张希叶陪同张建设到大街小巷张贴宣传页。

两天后,张希叶的第一个顾客——一名患有严重癫痫病的七旬老人被家人送来了。张希叶对这位老人记忆深刻。“她经常犯病,每犯一次我都得折腾好半天。”张

希叶说,有一次凌晨1时,老人犯病了,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她赶紧掐老人人中,老人刚缓过来不到半小时,又开始犯病……就这样连续犯了五六回病。凌晨4时许,她冒着大雪跑到大街上找公共电话给其家属联系。她担心老人继续犯病,打完电话后又马上赶回去。

后来,送来的老人越来越多,到2002年底,张希叶一人照顾七八个老人。“这些老人大多是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还有各自的特殊习惯,别的养老院不接收。无法想象当时我有多忙,一天24小时连轴转。”张希叶说,“每天4时起床,拖地、做饭、洗尿

垫儿,到7时帮老人穿衣、洗脸、吃饭,之后再出去买菜,回来继续给老人翻身、做饭……”

既像家长,又像女儿

经过13年的打拼,张希叶的名声传出去了,养老院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家属都认准我了,别的养老院价格再便宜也不去,到俺这儿咋收费让我自己说,这样的信任让我十分感动。”现在,张希叶的养老院里有60多位老人,10多个服务员。

但张希叶这个院长不像个院长,她还是跟以前一样,一天24小时都在养老院里,和服务员们一起干活儿,张希叶形容自己:既是指挥官,又是战斗员。服务员嫌脏嫌累的活儿,她去干。

张希叶和养老院的这几十名老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对这些老人来说,张希叶既像家长,又像女儿。“他们的家属给他们送来好吃的,他们都拿出一部分给我吃,我不要,他们还生气,还会偷偷地给我送到厨房或送到我的房间。”张希叶说。“就是,你咋不吃呀?嫌我脏还是嫌我的东西不好吃?”旁边一名老太太听到张希叶的话后笑着说。

“我心情再不好,一看到这些老人心情就好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为这些老人营造一个更舒适的家。”张希叶说。

